

經義考

冊五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八

韓氏邦奇魏氏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駕部
郎韓君凝甫得其稿校而傳焉敘之曰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
爲周之書疑之者以爲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刪正者疏其義而
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
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
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
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
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遯其源乃欲取古遺
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
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
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

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
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
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
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
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
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歸
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手錄之爲周
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卽好是書迄今班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敘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旣乃錄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

國之士中間多雜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會差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卽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敘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

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爲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卽周公仲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爲後世慮變而爲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爲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三千五百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舉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鑊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錄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因柯尙遷之書而重爲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爲冬官以考工記三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爲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尙遷各以己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爲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爲一目司土司祿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爲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

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卽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刪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錄

十卷

未見

王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進書詔有司以禮獎之給冠帶

柯氏尙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尙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廷椿氏始謂冬官

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雜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禮雖存紛紜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證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旣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爲不亡矣哉嘉靖乙巳二月 又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廷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

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
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
別僞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真僞奪彼與此矣夫周
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所裁定豈
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己之惡遂合冬官於地官使大典
淆闕幸而漢儒傳習尙存古本也至宋余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
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於別僞圖釋之書則逐句
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
意見皆可爲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
有得其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
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爲鄉官而位
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
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
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
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
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
義則質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

之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者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暢闡明焉爾嘉靖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尙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未附周禮通論周禮通令續論各一卷黃虞稷曰尙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瑤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瑤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

盛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頻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敘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都宇宙間猗與盛哉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

歲爲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徇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翦裁而爲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竊不乖於體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乖於情則乖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己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

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敘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

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代理者分隸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爲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電既玩習有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爲傳話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衛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爲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農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